



枯叶蝶

李仁
著

古吴轩出版社

枯叶蝶

李忆仁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枯叶蝶 / 李忆仁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5.8

ISBN 7-80574-972-8

I. 枯…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7172 号

责任编辑: 长 岛

封面设计: 天行文化·“焱”插画工作室

装帧设计: 木 心

责任校对: 倪浩文 杨 艳

责任照排: 荷 风

责任印制: 冒宇城

书 名: 枯叶蝶

著 者: 李忆仁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

E-mail: gwxch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如皋市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彩色插页: 6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972-8/I · 040

定 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原来曲终了是不必人散的
原来寿终了是不必正寝的
原来破镜了还是能够重圆的

好吧，那么，
大荒过去了不就复苏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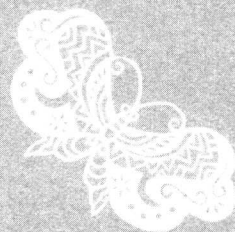
落寞的时候
还是可以生活在别处的
那个生于马厩的白种男人
真的那么神奇？

你相信这一切

我不信

.....

—— 题 记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善	1
第二章	大善	19
第三章	锦瑟	35
第四章	射虎	52
第五章	菩提	69
第六章	乱神	79
第七章	山雨	93
第八章	余花	113
第九章	安发	129
第十章	龙裔	144
第十一章	魑魍	158
第十二章	大戏	171
第十三章	暗局	185
	挽歌	

第一章 大善

大
善

素闻江左烟花，形胜天下，更闻苏度情小姐才馨之名播于江左。鄙常念及此姓名，韵致天成，清婉绝俗，其名若斯，其人何如？

鄙颠沛迁徙之人，风尘逆旅，漂泊无定，客经苏宁夜泊，每每中夜无眠，披衣起坐，惟君之故，沉吟至今。此霜夜更添清冷，惟有半江渔火，几杵疏钟相伴，旅人怎堪情愁？故谨备薄礼奉上，希图以瞻天人形貌。今夜江左泊头，舟楫之上，诚虚右席，备佳肴美酒以待小姐。可放船凌波，邀月饮酒，赏文论剑，听韵说禅，不教虚度此美景良辰。

鄙客居异乡，不知风情礼仪，然既知小姐天人脱俗，必不致问鄙草率冒昧之罪。故遣人传书，诸端罪失惟有羹调醴酒以谢矣。

吕无庸

信笺上的字体清瘦险峻。烛火中，信笺似乎隐隐泛出了好几种颜色。苏度情捏着信笺，怔怔发呆。

她身边的红木条案上堆放了几件奇怪的礼物，计有：一堆黑褐色的奇香无比的香料、一枚金色的针、一把五色斑斓的古剑、一袭色调陈旧的长皮裘、一面造型奇特的镜子、一枚还横生水藻海里的大贝壳。

雀娘——“人画楼”的老鸨——站在苏度情旁边。她已然年过四十，然而风韵犹存，一对剪水凤眼中透出来精明练达从容世故，正不屑一顾地看着那些古里古怪的礼物，半晌说道：“可笑可笑！这么样几件破烂也拿出来现眼，也不嫌丢了脸面！”

苏度情摇摇头，沉思不语。烛火摇曳，她秀美的脸庞在火光中忽隐忽现，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雀娘问道：“怎么了？”

苏度情又摇摇头，过了片刻站起身，走到那些礼物前，弯下腰聚精会神地细看了好半天，却还一言不发，表情严肃。雀娘看看时辰，着急了，催促道：“快点吧，平公子都等你半个时辰了，人家可是出了五百两来听你弹琴的，别坏了人家的兴致。”

苏度情直起腰，回眸一笑，道：“妈妈，回了他吧。”

“你说什么？回了他？五百两啊，大小姐，不是五百两银子，是五百两足赤黄金！黄金！”

苏度情不屑地微微笑着，点头说：“我知道是黄金，不过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指了指条案上的礼物，说：“五百两黄金也好，五百块珍珠翡翠也好，都比不上这些东西的一根毫毛。”

“你胡说什么？”雀娘叫起来，“傻丫头！你中了病魔吧？！”

“我可没胡说。”苏度情像小女孩第一次尝到了美味的糖果一样笑起来，把那信笺递给雀娘，道：“妈妈你看。”

“怎么？”

苏度情道：“这种纸质名唤‘谢公笺’。据说是古西蜀用蔡伦造纸古法所生产的。大概因为蜀地的水质精纯，故而其纸特优。因有十色，又称十色笺，与

‘薛涛笺’齐名，异常名贵，千金难买。”

雀娘捏着那信笺看来看去，目光中充满了怀疑。

苏度情拉着雀娘的手，道：“妈妈，你再看这香料。”

雀娘凑过头去看，只闻得奇香扑鼻，与平常惯见的香料，如沉香、角香、降真香、苍术、香珠、木芙蓉、鱼子兰、龙涎、黑芸等的香气都不甚一样，可是一时间却也瞧不出什么特异来。

苏度情拿起一块香料，置于鼻端，悠然道：“曾经，我在中山大梁邂逅了一名客人。那是一位来自南洋的行脚商，他喜欢跟我讲述航船途经的海外国度的种种奇异风俗。我记得他曾说起过：在海外苏门答腊国有一岛屿，叫做龙涎屿，群龙交集卧屿上，遗沫入水，取之为香。浮水上者为上品，渗沙者次之，鱼果腹排出者又次之。上品可遇而不可求，极其珍贵。那行脚商送了我一小块，说道是虽然中品，也算得上人间至宝了。”

雀娘道：“难道这就是……就是……”

“不错。这是极品龙沫之香。”

雀娘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苏度情又拿起了那把古剑，“锵啷”一声拔剑出鞘，只见一片青光弥漫，寒气逼人。雀娘鼻子发酸，忍不住“阿嚏”一声打了个喷嚏。

苏度情轻拭剑脊，凝神细观，半晌说道：“此剑品相不凡，光华暗涌，刃如破天一线而锐利内敛，剑脊上铭文刻的是古文‘夹’字，笔法古拙，有王天下者气，该是夏朝帝王‘启’的佩剑。我曾听一位铸剑名师说过——妈妈可还记得？那铸剑师曾痴恋于我，亦授我相剑之法——他说启在位第八年，铸铜剑一，长三尺九寸，藏于秦望山腹，背刻二十八星宿，面刻山川日月，其刃如青天一线。”

雀娘看去，却只觉得那剑乌蒙蒙的毫不起眼，倒是剑上镶的一块青玉石价格不菲。

苏度情爱不释手地抚玩良久，才把剑放回案上，顺手拿起了那件形貌寒碜的皮裘，凝神沉思，仿佛在考虑什么重大疑难的问题。雀娘也不敢打断她，在一边瞪大眼睛看着。良久，苏度情忽然轻轻“咦”了一声，奇道：“难道是它？！”

雀娘问道：“怎么？”

苏度情摇摇头，半晌说道：“古史有载：西汉时候，西戎曾经进贡汉武帝一件宝物，那名字叫什么来着？……是了！是叫做吉光裘！据说此物入水数日不濡，入火不焦，汉武帝赐予了座下一名军功赫赫的大将，可惜名字忘记了。那将军兴兵阅阵，在塞北苦寒之地时每每都穿这吉光裘，风雪不侵，甚至可遮蔽箭矢。那都是传说。这一件是不是那真的吉光裘，咱们可以试试看。”

“不过嘛……也不急在一时。”她又道：“且容放一放，先看看这个。”

她们转过身来，面对那一方古怪的铜镜。雀娘定睛看去，只见铜镜高约三尺，古铜为框，框镶宝石，镜框上嵌有大篆古字，字体古拙。苏度情沉吟片刻，猛然间一拍巴掌，笑道：“是了！”

雀娘忙问：“又怎么？”

苏度情伏身过去，出人意料地吹熄了条案上的蜡烛，屋子一下子就陷入黑暗中。雀娘出其不意，吓了一跳，惊叫道：“你做什么？”话音未落，屋中忽然大亮，那镜子中光韵流动，发出青荧色的光芒来，照亮了整个房间。镜中倒影的两人的幻象，极其真实自然，仿佛真人非真，幻象非幻，真幻相融，亦真亦幻。其情其景异常诡异。

苏度情看着会发光的镜子，又看看雀娘，后者面色苍白，手足颤抖，吓得魂不附体。苏度情强自镇定，勉强一笑，对那镜中自己的倒影，轻声说道：“影子啊影子，真是幸会幸会。”

就在这时，更加令人惊怖的事情发生了！

苏度情话音未落，那镜中人的幻影竟然急不可待地尖声回道：“你见我有何所得？又有何所失？”

雀娘只觉得头皮发麻，尖叫起来。叫声中，蜡烛骤然亮起，只见镜面光华顿时隐去，青蒙蒙的如同一块平常镜子。苏度情面色发白，缓缓说道：“果然如我所料。”回顾雀娘，只见老鸨子神色张慌失措，脸如金纸一般，仿佛被魔住了，连连惊问道：“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邪物！？”

“这不是邪物。”苏度情摇头道：“异志野史中曾有记载，说周灵王起昆阳台，渠胥国进献火齐镜，高三尺，暗中视物如白昼，向镜说话则见影子应声。我一直以为是荒谬怪谭，没想到确有其事。所幸的是，我恰好记住了古书上所载的镜框上的铭文，所以才能侥幸认出来。”

雀娘目瞪口呆，两只手只是颤抖，死盯着那面诡异的镜子，嘴角神经质地弯了一个刀锋般的弧度。

苏度情深吸一口气，烛光晦明幽暗，铜镜边一物在光影中闪闪发光，正是那枚金针。她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捏起，放在灯光下细看。

过了良久，雀娘渐渐不耐烦起来，正要问话，只见苏度情却直起身来，轻轻放下了金针，转身入了内房去。雀娘刚要说话，却见她又折回来，手中多了一件白色衣衫。

苏度情回到案前，把白衣铺在案上，插金针于衣襟之上，托在掌中。陡然间，手一松，衣服飘然落地，却竟然用脚踩住了，在泥尘中尽情地踏来踏去。

雀娘大奇，问道：“你做什么？”苏度情不答，只是不停地践踏那衣衫。过了好久，才拾起衣衫，在烛光中展开后，却见白衣如雪，片尘不沾。

苏度情叹了一口气，道：“果然是它！”

“是什么？”

“《华唐记》中有记述这件宝物，”苏度情悠然道，“唐朝有处士皇甫玄，有一物名叫避尘针，插针襟上，可令一身无尘。戴针跃入马尘中，人马也无染一尘。”

雀娘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她看着条案上的许多珍宝，满心怀疑。谁

能相信苏度情所说的这些匪夷所思、荒诞离奇的传说？那简直是无稽之谈！可是雀娘素来相信苏度情的眼光和学识，断不会信口开河。然而，这许多物件身上承载着那些失落的岁月传说所蕴藏的巨大价值，说起来实在很难让雀娘信服。不过，她也看见了这许多东西的种种奇异之处，肯定不是常物，不由得她不信。——雀娘对历史不太感兴趣，她只关心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像苏度情说的一样价值连城。

“错不了的。”苏度情喟然叹息，道：“龙沫之香、吉光裘衣、帝启之剑、避尘针、火齐镜，这些梦幻中的宝物，我虽然没有见过其形，却有许多云游四方、甚至远渡过海外的客人们跟我说起过。他们还有一些珍贵的、逃过历代兵炎与禁毁的珍贵古籍赠送给我，那上面也都有所记载，甚至绘影图形。所以我才能把它们辨识出来。”

现在条案上就剩下了那枚横生海藻的大贝壳没有辨识。雀娘看看苏度情，嘴唇一动终于忍住了没有问出声来。

苏度情到桌旁坐下，一手支颐，一手拿起了那贝壳，皱眉说道：“此物形容猥琐，貌不惊人，但是能跟这许多珍宝在一起，一定不是俗物。可是我却认不出来。”她仔仔细细地又看了半晌，却依旧没有线索端倪，没办法，便放下了贝壳。

却只听“砰”的一声，贝壳的两扇壳子自动打开了，刹那间光华夺目，明亮的烛火也为之黯然失色。两人被吓了一跳，定睛看去，只见那贝壳中竟天然生长出一捧珍珠，形状酷似观音坐莲，光芒璀璨，浑然天成。

苏度情拍手笑道：“原来是蚌佛啊！”

“啊？什么蚌佛？”雀娘魂不守舍地问道，一双眼睛一刻也离不开那一大捧珍珠。

苏度情答道：“海客都传说，在遥远的南海之上，有一种奇异的大蚌壳，其内珍珠生为佛陀法相，得之者无不宝如拱璧。但只是传说，没想到今天看见了

真身。”

雀娘眼见苏度情逐一抚去六件宝物形象上覆盖的沉沉的历史黄沙，却说什么都难以尽信。一时间屋中两人都陷入了沉默，焚香炉中一线青烟升起，半空中凝成一柱，袅袅不散。那诸多的奇珍异宝隐伏于烛光中，闪闪发光，说不出的暧昧和神秘。

雀娘和苏度情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皆感肃穆冷峻。苏度情又拿起那信笺看了一遍，眯起眼睛，目光忽然涣散了，好久后才凝聚，脸颊上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喃喃自语道：“有趣！有趣！”

雀娘颤声道：“怎么？”

苏度情恍若无闻，兀自说道：“吕无疆啊……吕无疆啊……你出的好一个谜题啊，如此牵强！又如此古怪！”

雀娘急问道：“你说什么？我可听不懂啦。”

“妈妈，”苏度情缓过神来，说道：“你知道他送来的这几件礼物，却是在给我出了一个大大的谜语。”不等雀娘回答，缓步走到窗边，推开了窗子，仰望一弯新月，似乎是在跟月色和天风说话，又像是梦呓般的自言自语。

只听她缓缓道：“他是在告诉我：你苏度情虽身在风尘之中，其身自洁，其情自高，就如那避尘针一般，不染世间凡尘；香者自香，便如兰芝之人鲍鱼之肆，却好像龙沫香，风行水上，不会沾染了半点泥沙；你在我吕无疆的心目中，仿佛蚌壳中的珍珠佛陀般，有尊贵法相；而我吕无疆，惯于了四处漂泊，就如吉光裘一般——濯之以沧浪不濡，焚之以烈焰不焦；又如帝启之剑——锐气不被无常磨钝。我二人俱是天涯沦落人，有缘相逢，又何必曾经相识？何妨效法那千载古物——火齐镜，彼此形影相吊，形对影发声，影同形回应，拍手相和，两两相忘。”

语声清幽，仿佛遥远的歌声渐渐散了开去，隐没于黑色的园林之中，终于飘散，袅袅不可闻。

苏度情轻声总结道：“这就是他给我设的谜题了。”

她说完，就怔怔出了神，幽幽叹了一口气，神色忽然变得忧伤起来，似乎连窗外的月光都浸染了哀愁。雀娘听得茫然不知所云，但此情此景却令她说不出一句话来。

过了良久，苏度情终于微笑起来，漫天哀愁顿时化为乌有，她喃喃念道：“吕无靛，吕无靛！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江左岸堤上，一辆马车于月色下驰过。赶车的是一条大汉，身形魁伟，表情肃穆，手腕巧妙地一抖，长长的一条大鞭就直挥出去，“啪”的一声击在马背上。那车行得异常平稳快速，如在月影中飞行一般。

到了一处码头，赶车大汉“呼呦”一声吆喝，马车骤然停下。

苏度情从车窗望出去，只见码头上泊了硕大的一艘独桅船屋，一人站在船头，衣衫猎猎振起，面目却瞧不清楚。

赶车大汉跑上两步，恭敬地向船上人鞠躬致礼，又跑回车前：“小姐，到了。”

苏度情“嗯”了一声，缓缓下了车，一名丫鬟紧随其后，同向那船屋行去。赶车人跳上马车，挥动鞭子，顷刻间绝尘而去，不一会儿只剩下远去的马蹄车辘的依稀声响了。

此情此景，从那船上人的眼中来看，只见月光如乱琼碎玉，苏度情白衣胜雪，踏月而来，就像月之仙子下凡一般。

船上人隔着江面，深深揖手，说道：“君子远来，本应倒履相迎。隔江守望，已属粗俗冒犯，何况仙子垂怜？惟祈恕罪则个。”声音虽亲切温婉，然而隐含焦虑，仿佛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

苏度情敛衽为礼，微笑道：“如此清夜，却讨扰佳客，亦是冒犯。承蒙眷顾之恩，已是天幸。主人不必多礼。君子之交淡如水，礼仪不可废。流落江湖之

人，既然相识不易，自应不拘行迹，相对忘机，何必执著于繁文缛节？”

苏度情知对方乃非凡之人，并非俗客，所以才有这么一番说话。

果然，船上人再揖道：“小姐所言极是，所谓不拘行迹，相对忘机，正是我辈所求。小姐请上船来吧。”

苏度情点点头，踏上踏板，上了那艘船屋。趁着月光，苏度情也终于看清楚船上主人的相貌衣饰。

此人中等身材，面色不佳，颊骨扩张，眼睛又细又长，隐隐泛出栗红色。身穿一件古楚式样的“绛衣博袍”，深衣曲裾，袍为直裾，头戴楚式獬冠。他的身体藏在宽袍大袖中，一曲一伸之间肌肉律动，仿佛蕴藏着金丝网般的力量。所谓奇人必有异相，船上人的气势风度同样无懈可击，是林下隐士和江湖野客的奇异混合体，显得似超脱实则练达，虽萧疏却沉着，既懒散又笃定。

主人再揖道：“楚人吕无疆，见过度情小姐。”

苏度情再敛衽回礼道：“不敢。”

“江面风急，还请进舱一晤。”

主人领头进了船舱，苏度情紧随其后，那小丫鬟却留在了舱外。

舱中很暗，似乎正在走过一条走道，走道尽头是一线光亮。苏度情模糊意识到经过了一大群家具器物，那些物体形状暧昧，如同梦境中一群一群走过的牛马群。

来到走道尽头，进入舱室，苏度情终于到了这个自称楚人的怪客旅居之所。

舱室内每一寸都设计得精致而实用。看见了那几把唐朝天宝年间的大圈手椅，你就可以放心坐下，不用担心岁月使它腐朽而一触即成灰尘；看到那紫檀木的长桌，立刻使人联想到丰盛美食，而不必担心桌上是空的——须知紫檀乃天下木料中最贵者，仅产于南洋诸岛，皇家每年派宦寺赴南洋采伐，所以天下紫檀家具都汇集于京都，京都紫檀则全部藏于深宫，可见长桌的价值。

桌上有一盏明灯，一看形式就知必然是千载古物，名字形式是一定湮灭了

的。苏度情却识得。《西京杂记》中记载：“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府库，见空中有青玉灯，高七尺五寸，形似犬猊，以口衔灯，烛之若列星盈盈，鳞甲皆动。”这盏灯正是秦始皇的青玉灯了。

灯光照耀下，只见地板上铺了一大块色彩鲜艳的藏毯，毯上零乱堆满了大量古代手稿、竹简、账本、殷周甲骨、匕首、西域羊皮卷、铜铸件（那是一些古老世家的家徽）、玉环洗、梁简文帝所制的笔床、白玉镇纸（呈辟邪蟾蜍形状）、玛瑙长烟具等等。

吕无靛将这些东西都收拾码放好后，转身抱歉笑道：“旅途之人，客居舟楫，难免不周，简慢之罪，小姐莫怪。这些零碎事物随身带了着实麻烦，却可稍解旅途寂寞。我对很多古老的事物有一种变相的好奇。所以搜罗了这些东西来。”

苏度情一笑，却不知说些什么好。眼前这个拥有亿万财富的神秘人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想：与其说像游戏人生的王孙公子，不如说更像一个亡命江湖的盗墓贼？或者两者皆是。据说在古魏曹操当政的时候，就专门有一些靠盗墓发家致富，然后捐金鬻爵的“发冢中郎将”。难道……

吕无靛道：“小姐绝顶聪明，必定不是被我所备薄礼的些微价值吸引而来。定是猜到了礼物中隐含的谜题了。”

苏度情点头一笑，慢声说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吕无靛抚掌大笑，道：“小姐真我知音也。”

“不敢。”苏度情嫣然笑道，“度情流落风尘，只好卖艺为生，常自叹命薄。先生聪明机变，学识渊博，富可敌国，度情怎敢高攀龙凤，与先生为知音？”

吕无靛摆摆手，道：“流徙江湖之人，怎敢自称龙凤？小姐不要谬赞了。”

苏度情正要说话，只见一大汉从舱室一角的小门走了进来。那汉子身材极其壮硕庞大，就如同寺庙中的韦陀护法一般。然而手脚却灵活，一双眼睛更是透出精悍之色。他身穿月白色常服，头戴高冠，举止甚合法度。

只听巨人说道：“主人，已经备好了。”

吕无靛点点头：“知道了。”那巨人深鞠一躬，退了下去。

苏度情赞道：“据说古人养士以备应变之用，这位先生生具异相，神武天成，必是敢于‘以武犯禁’、快意恩仇的幕客侠士。”

吕无靛淡淡一笑，道：“他不过是我的仆人，哪里是什么侠士。”

他不等苏度情再行说话，径自拖开一张大圈手椅，微微鞠躬，邀请苏度情坐下后，才道：“小姐稍坐。今日小姐光临，无以为敬，我亲掌庖厨，以古法整治了几味菜食，又略备薄酒，都还算精致，正要请小姐赏鉴。”

苏度情微笑道：“古语云：君子远避庖厨。先生脱俗之人，又怎可为小女子坏了君子之道？”

吕无靛道：“子曰‘肉食者鄙’，又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见圣人说话也经常自相矛盾。所以说不可为君子之道放弃了肉食，更不可为君子之道放弃了执掌庖厨的乐趣。天性自然，率性而为，此乃‘任侠’之道。根据圣人说的，‘侠者，国之大者’。可见‘侠’是君子之道，则执掌庖厨既属‘任侠’之道，当然也就是君子之道了。”

苏度情嫣然一笑，她以圣人之言跟吕无靛开玩笑，吕无靛也以圣人之言还彼之身，头脑之快捷，思辨之机敏，逻辑之严密，令人好生佩服。

说话间，那巨人已经在桌上摆好了各式器皿羹匙杯盅。

吕无靛说道：“不必拘礼，请。”

不一刻，第一道菜盛在银盘里端了上来。

吕无靛道：“东坡先生有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第一道菜，其中就有长江河豚。”

苏度情定睛看去，只见银盘上，油油的一片碧绿上托着一条黑圆黑圆的江

鱼，想必就是河豚了，旁边却有两尾长不及指掌，宽不盈寸的极小的鱼。其中一尾殷红，有六只小爪，相貌奇特；另一尾好像鲤鱼，然而却肋生双翼。她不禁迟疑了，犹豫着不敢下箸。

吕无疆笑道：“河豚虽然鲜美，长江中所见多是，而旁边这两尾鱼极其罕见，小姐虽然见识广博，也不一定识得。”

苏度情道：“不错，度情从未见过这两尾奇鱼。”

吕无疆道：“吕家同宗先人吕不韦，曾经在古秦国封侯拜相，其传世名著《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讨论过人世间味道最美的鱼，其中就列举出了长江河豚；此外还有产于东海的一种奇鱼，名字叫作朱鳖，有六只小足，口中吞吐碧珠百颗；西极天河水有一种名曰鰩的鱼，其状好像鲤鱼，身上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我游历世界，追求各种美味，机缘巧合中也曾捕获到这两种奇鱼，今天小姐驾临，敝帚不敢自珍，脍于一爨，精工烹制，以飨佳客。”

顿一顿，又说道：“小姐犹豫不肯下箸，必是担心这河豚的毒性了。不错，河豚是天下至味，又是绝世奇毒，古人总将其喻为美人，说是红颜祸水。意思是说美人至美，却倾覆家国，恰似河豚之毒一般。以韭叶衬河豚，意喻美人生于柴扉，皓臂天足，布衣荆钗，天姿国色。产于极东的朱鳖和产于西极的极鰩意喻江海社稷。这一道菜的名字就叫做‘长恨’。”

苏度情道：“先生妙论美食，度情拜服。可是却不知这一味绝美与奇毒怎么下咽？”

吕无疆道：“河豚之毒，全在肝脏、眼睛、阴腺与血水之中，其肉无毒。俗人烹饪河豚的大宗匠，总是以刀具剥去其毒，然后泡于烈酒中，尽可涤去余毒，那不过为了让食客放心罢了。真正品味河豚是一定要留下那么一点点毒质，要留得恰到好处，既不会伤人，又能更添风味，小姐尽管放心，吃这河豚绝对安全。我以性命作保，先‘下箸’为敬。”

吕无疆用白玉筷子挟起一块鱼肉吃了，微笑道：“怎么样？”